

## 第一回 恬淡人讀史問天

〔先聲滿庭芳〕調

詞曰：

世途坦坦，人事悠悠。史載天心休咎。問天天不語，讀史史無愁。閑情最好歸恬淡，幾度春風幾度游。任勾留，腰纏十萬，騎鶴上揚州。

老漢非士非農，半村半郭，乃維揚一個賣花的便是。家住傍花村裏，秋來種菊生涯，竹籬三徑客，茅屋一壺茶，因此得交文人學士，滿壁題詩。雖不能博古通今，卻也粗粗懂得幾句文義。那些看花的說：“你種菊，也是個雅人，何不吟詩和我們呢？”我說：“不嫌鄙俗，就效顰了。”

詩曰：

老圃偏饒晚節香，曾攜鴉嘴種花黃。

清晨採菊新城賣，午後聽書到教場。

信口而成，不歸詩律。見笑，見笑！眾人說這詩不減《揚州竹枝詞》，貼在壁上傳觀卻也有趣。還要請教聽的甚麼書。我說連日在教場聽得一部新書，叫做《十二緣玉蟾記》，結構玲瓏，波瀾起伏，真似碧海中蜃氣晨樓，濃蒸旭日，又如絳河內鵲毛夜渡，淡抹微雲。

這書是通元子編成，恬淡人發刻傳出來的。那通元子本來是個仙家，這恬淡人不知何許人也，初號荷鋤子，後數十年來又以恬淡人為號。其人拙於謀生，家無長物。惟吟詠自娛而已。

愛讀忠孝書，喜談節義事。與世無所忤，究亦不肯脂韋隨俗，每讀史偶有所得，輒筆之於書，不拾前人牙慧，務出己見以為論斷。自漢以下皆有史評。於漢惠帝因見“人彘”得疾而崩，斷曰：“呂後殺之。”於唐秦王玄武之變，骨肉相殘，斷曰：“高祖啟之。”於宋太宗燭影搖紅，千古疑案，斷曰：“必無此事。”於明建文帝“無使殺叔”溫語慰燕，斷曰：“徒有此言。”至於歷代忠奸，仇怨相尋，或忠臣彈劾太放，奸黨畏罪而陷害之。或功臣盛氣凌人，宴小不堪而中傷之。諸如此類，史鑒恆多。獨有兩件事不平，恬淡人常常嘆息痛恨說：“宋岳武穆王何礙於秦檜，明于忠肅公何礙於徐石，必欲殺之，是何道理？況兩家後嗣並無有能起而復仇者。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？”誰知通元子早已安排過了。因前有《岳傳》，明說岳少保的果報，鑄像誅奸，完過宋朝一段公案。他復演出《玉蟾記》，隱寓于少保果報，配合姻緣，又完過明朝一段公案。

到後來草堂閑話，黃石授書，恬淡人始信事由前定，天道無私，把他一腔子牢騷不平之氣，都化為烏有了。司空表聖云：“人淡如菊，惟我種菊人能知人之。淡不縈情於利祿，不役志於紛華，就是仙人。何用傳其姓氏。即以恬淡人作通元子觀，有何不可？”自從聽了這書，大約記得七、八分，又買了一部腳本看熟，說出來雖不合腔，卻不至有頭沒尾，諸位如不嫌聒耳，明日請來賞菊聽書。

他們去後我就插幾瓶菊花，收拾幾間靜室，把這傍花村改作李龜年彈詞的所在。夜來謠成幾句小引，早起亦貼在壁間，等候那班學士文人來看。

引曰：

人間多幻境，頃刻變滄桑。隱逸淵明菊，只藏得一片寒光，偏引出眾仙同日詠《霓裳》。

列位請了。今日來得這樣早法兒，童子獻茶，老漢把昨日所談新書演說一番。一來替恬淡人述懷，二來代通元子醒世，三來為座上客點綴秋光。就此獻醜了。